

明武宗和他的“豹房公廨”（上）

◎ 李洵

一 “豹房公廨”与朱厚照住进“豹房”的原因

豹房，原是豢养虎豹猛兽，以供贵族观乐的地方。明朝宫廷养豹、建豹房，似从宣德朝开始。宣德时设有“豹房勇士”，他们可能是驯豹人，也可能是供贵族观赏的斗兽士。明代凡豢养禽兽的地方皆称“房”，如马房、象房、鹰房等。有时“房”又称“坊”，如象坊、虎坊，至今北京有些地方仍残留这类名称。关于正德朝豹房的位置，记载颇多歧异，如北京的东城、西城皆曾建有豹房（现多写作报房），但都不是朱厚照住过的那个豹房。

朱厚照住过的豹房在皇城的西内太液池西南岸，临近西华门的地方。这里原有“虎城”，后又在其西北角建有豹房和百兽房。豹房于正德二年（1507年）开始建造，以后又不断添造房屋。据正德七年（1512年）十月户部修建豹房工程的报告说：从开工到此时，工程已进行了5年，费白银24万余两，添造房屋200间。这次所建的200多间房屋，名为“豹房公廨”，实际上是朱厚照的一所离宫。为什么既名“豹房”又名“公廨”，而不曰某某宫呢？因这所公廨邻近豹房，加上豹房之名，这里实际上是朱厚照的一处办事机关，而非单纯游幸的离宫，故曰公廨，而不称离宫。虽云豹房，但与养豹关系甚少，不过是皇上业余时间的玩乐之所。“豹房公廨”的规模很大，大概西华门内外都有公廨的屋宇。据记载，“豹房”是具有“密室”的两厢勾连栉列的“迷宫”，既有居住的密室，又有游戏的豹房，附近还有教场，是训练内操的地方，更建有佛寺，是宗教活动场所。“公廨”、“豹房”、“教场”、“佛寺”四个部分组成所谓的“豹房新宅”。

正德二年（1507年）八月，朱厚照正式从乾清宫迁至“豹房公廨”居住。自此以后，一直到他死，都住在这里。

按照明朝内廷的规制，皇帝的寝宫是乾清宫，是内廷三殿的首殿，与外廷三殿同处于皇宫由南到北的中轴线上。乾清宫被视为皇帝的正寝，显示着帝王的尊贵身份。皇帝居于乾清宫是一种常规，但正德皇帝为什么要迁往豹房呢？个

中缘由，是颇令人玩味的。当时朝野人士和后世的历史学家都把朱厚照这种举动，视为反常之举。究竟算不算反常，还要从各种现实背景考察其缘故。

明朝从洪武到弘治，历10朝9帝，138年。在政治体制、基本国策、法制传统、道德规范等方面，似乎由定型到凝固，体现为皇室贵族、百僚军民都要遵守的“祖训”和“祖制”，尤其对皇帝的言行施政，具有很大的约束力。这些“祖训”和“祖制”无疑成为后世皇帝的“紧箍咒”，有时就是一层硬壳，束缚着灵魂。朱厚照这位少年皇帝首先遇到的就是这层硬壳。紧紧地禁锢着他们的灵魂和躯体。朱厚照童年时期的嬉戏，少年时的游幸，都不外想从这种硬壳中宽松一下。但他一方面是“祖训”、“祖制”下的逃脱者，另一方面又必须是一个“祖训”、“祖制”的忠实执行者。他既是一位放荡的少年，又是一位神圣的皇帝，这是他身上的矛盾。要作皇帝就只能在这层硬壳中生活，至于舒展个性或满足人欲只能在暗中进行，也就是像他前面那几位皇帝一样过明里暗里两重生活。朱元璋和朱棣都是创业者，“祖训”、“祖制”是他们定的，当然他们不会有身居硬壳的感觉，可是在他们之后的那些守成之君，只能把自己限制在“祖训”、“祖制”的范围内，对一切事物都不可能作变更或大的调整，即使他们的私欲和生活的放纵也不可超越传统的界限，否则将被视为反常。

现在回过头来说朱厚照住进豹房的几个缘故，首先的一个缘故，是朱厚照体验到皇宫里笼罩着一种已经存在100多年、似乎发霉了的气息。他在身边众多的太监怂恿下，尽情发挥出贵族子弟“天赋”的那种放荡家风。他的这种“放荡”实际上是对“祖训”束缚的解脱，并不是在政治意义上的反“祖训”行动。

乾清宫是一个由“祖训”、“祖制”形成的宫廷规制最为庄严的地方，在这里只能以一个“祖训”所许可的皇帝生存。每天要临朝，要接见朝臣，要有一大堆章奏文件等待核准处理，皇帝的一举一动都有无数只眼睛监视着，更重要的是这